

林語堂經典名著 21
林語堂 著

奇 島

金蘭文化出版社

奇島

林語堂編著

譯者	張振玉
發行者	許素蘭
社長	張耀光
出版者	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0891號
印刷者	廣同印刷廠有限公司

總經銷	文旺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農安街28之1號4F
電話	5946033-4
郵政劃撥	0789591~0「文旺圖書社」帳戶

中華民國75年4月出版

特價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第一章

尤瑞黛有種飄浮的感覺。沒有任何發熱的症狀，她覺得像在做夢，而又知道那分明不是夢。她寧可叫自己相信這一切不過是個夢，那她就不致於那麼慘了。手腕上因那天在沙灘上摔跤而來的擦傷，現在已經變硬為一片藍紫。這些傷痕讓她知道，她並非在某個天堂似的地方活過來——比如說，金蘋果園地吧。不，她仍在塵世上。在一個兩週前她與保羅在例行工作中發現的小島上。他們還曾經開了看檳慶祝這個發現——在他們單調乏味的地學測量工作中，這可是無上光榮的一筆呢！

— 1 —

她深情地注視手錶。那是一個複雜的機件。有四個刻盤和五個指針。這只錶是地學測量會所屬的民主世界聯邦所贈，做為感謝她對安地斯山所做的卓越而寶貴的服務一項禮物。錶的背面刻着：「致芭芭拉·梅瑞克小姐，感謝她在民主世界聯邦世界糧食健康部門，為地學測量所做的勇敢拓荒工作。西元二〇〇三年，五月廿二日。」（她在這島上生病復原之後，為了島民的方便，她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尤瑞黛。因這島上的居民大部份出自希臘祖系。）日曆錶是她旅途中得到的最實用的一件禮物。現在錶上明確的指示出二〇〇四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一。她再次重複地向

自己確定她降落在中太平洋上的一個奇異的島上。這個島她這一時代的人從未聽說過的。她清晰的回想起過去幾天內所發生的事，他們如何離開智利海岸的聖菲利浦，平穩的飛行，夜間的著陸，和她同事也是未婚夫的保羅之死，以及第二天緊接著來的大葬——再往後就是一片空白了。她一再想這些事情，試圖把他們吸取在記憶之中。她不願將她的處境戲劇化，那與她俄亥俄州人的個性不合。她真恨繞着這些想法打轉——她是孤單的。是個永遠的俘虜，與外面的世界隔絕了，回去的希望渺渺茫茫。唯有周圍環境非常的變化，才能使她的回去變為可能。

她在火化保羅遺體的小丘山昏迷去。一直昏迷了二十四小時之久。在後來經常昏睡的衰弱日子裏，一種不真實感經常困擾着她。南太平洋中的泰諾斯——保羅和她的發現。但那也可能變成真的——她可能在那次墜機事件中死亡——這種想法糾纏着她。她現在在島上所看到的生命，是她重生的世界。沒有人能說出死後的生命是什麼樣子，也許就像她剛離開的世界，只不過更好，更多愉快的色彩，更多的祥和。對了，「祥和」，就是這個字。只要是個安祥寧靜的世界就是一個天堂。或者說，好的足夠當一個天堂了。民主世界聯邦的唯一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和平安祥的世界，這也是她全心獻身工作的理由。她是在做夢呢？或是實實在在還活着？直到她喝了點湯，她頭腦才清楚了些。而且，那些狂野的恐懼和幻想也消失了。她感官的接觸得到了印證。毫無疑問，她是活生生的。只是她周圍的生活太新奇，太意外，太陌生了而已。

天空更藍，爬滿在小屋外牆上的九重葛，顏色更鮮、更濃，簡直紫的放肆。這還不算奇怪，園中黃色的香櫞，樹皮厚厚的，頂端狹長如半屈的手指，形狀怪得嚇人，也大得嚇人。從她的床

上，她可以看見早晨海面上的乳白光暈。幾隻漁船點綴其間，在海面上顯得十分突出。如此安祥和寧靜，沒有任何動靜。整個景象，靜止得像藝術家在瞬間捕捉的畫面。成爲永恒的靜止。在那一刻，整個海洋像一片乳漿，又像淡藍色濃稠的融液，在一片銀光中靜悄悄的，微風掀不起一絲漣漪。幽暗的船影和它們投射在水面上的強勁線條，顯得醒目而強烈，就像大師筆下的濃黑和暗褐。再望過去，遠處像一列閃耀在陽光下的貓眼石。漸漸變爲薄霧般不可辨的乳白而消失在遠方地平線上凝固的雲層中。

她出汗了。泰半由於空氣中的一股微溫而不是來自她自身的熱度。空氣中有着微弱難辨的蟲鳴騷動，反反覆覆的令人昏然欲睡。時而劃過鷗鳥短促而尖銳的叫聲，或白喉鳥的鳴聲。她住在島上偏北山脊上的一棟房子的底樓，俯瞰着深深的溪谷。那裏有條河，把山脊上疏落的房子和斜向大海半里外的陡坡隔開。底樓的房間在白天比較涼快。兩邊開着窗，可以望見山泉下瀉的迷人景象。悅耳的水聲，像遠處學童嬉戲的聲音，在一陣午后的雷雨過後，聲音變得更大。這種短暫的陣雨，只不過維持一時半刻的，是島上天氣的固定現象。能將空氣中和道路上的塵埃沖洗得乾乾淨淨。陣雨後，她自午睡中醒來。帶着好玩的興味，她凝神諦聽着不同曲調的音樂。樹梢上的樹葉輕輕抖落下一串串水珠，滴進下面院子裏的池塘裏。這些紛擾的聲音漸漸靜下來以後，通常有兩三股有規則的，有節奏的拍擊聲。各有各的間歇，可能一種比另一種快些。時而一足唱和，時而錯開。時而拉長聲音，時而又互相追逐起來。

她從床上半支起身來，她可以看到陰影中的山楂樹叢，沿着河的兩岸生長。包文娜，一起本

地少女，會進入溪水來個午後游泳。她褐色的四肢，她的長髮，她閃亮的眼睛，和她帶着全然自然的姿態所做的裸露，其中所流露出的單純，在在都使她入迷。偶爾，也有其他的婦女像森林仙子一般在河的上游出現，同樣地身上毫無遮掩。她在智利海岸與祕魯邊境的經驗已使她習慣於不同人羣的奇異的舉止和方式。她早想到這鎮上周圍有熱帶林，巨大的杉木和橄欖樹。她早該料到這些的。

不，橄欖樹該是個例外。那是個令人困擾的景象。而且不是唯一的一種。在她因驚嚇和疲憊而來的昏睡日子中，她還以為她是在某個古希臘島上，或在阿加底亞的世外桃源裏，或阿提卡平原的某個地方。她曾奮力抗拒這種想法。從她後面的窗子望出去，可看見巨大岩峯下的丘陵上，羅列着橄欖樹叢和牧人的白色方形小屋，其間還有吃草的羊羣，這些的確給人十分希臘的感覺。她覺得不是這個小島瘋了，就是她自己神智不清了。還有那個不可思議的名字，艾瑪·艾瑪，她是與她同住的美國女人，據推測好像是個人類學家。一頭白髮掩藏在巨型筆記本後面。為什麼一個美國女人把自己叫成艾瑪·艾瑪呢？那是希臘文裏的M·M。這兒所有的東西都帶有希臘風味。

還有位叫利斯帕思的醫生，從她生病以來，每天早上都來看她。他是個矮矮壯壯的傢伙，總帶來一束金盞花和一瓶淡橘色的液體給她喝。向這位移植的現代醫生抗議也沒用。尤瑞黛非常不信任他。誰能信任一個敞着胸口，看來粗野，永遠掛着半像白痴的微笑和口操半古語的醫生呢？他眼中沒有憐憫，也沒有一絲關懷病人福祉的跡象。他就帶着那瓶自稱是藥的東西進來，也不問

她的病情如何，對她的問題也毫不在意，只是傲慢而粗魯的叫她：「喝下去」！然後就和艾瑪·艾瑪談起正飛臨這個小島的各種麻雀和鸚鵡——利斯帕思醫生還是個鳥類學家呢。他可是對鳥類學比對病人還要更認真「喝了它！」他說。他簡直沒有一點醫生的樣子。他甚至很可能連他的職業都不信任。他對病人毫無用處。

尤瑞黛自艾瑪·艾瑪處得知，在這島上，病會自己痊癒的，不管吃不吃藥。連利斯帕思都這麼說。她開始懷疑那淡橘色液體了——可怕的醫生處方的可怕可東西。他說如果她不服他開的藥，他就要替她放血了。他說他是不隨意替人放血的，尤其是對這麼美麗年輕的女士。「這個美國女人，真漂亮——像黛安娜一樣，難道不是嗎？」他以他支離破碎的英文說。這話聽來真舒服；希臘語的音調總是輕柔、安逸和悅耳的，還有在每句話後面加上「不是嗎」的優雅習慣。好像某人正在從事，或正要陷入一長串的哲學問題，以探究事物的真相和思想的本質。這神祕的字眼蠱惑着她。任何女人都將樂意走出病房，告訴她朋友說她被醫生放血了吧。

利斯帕思醫生離開以後，她問艾瑪·艾瑪說：「什麼是放血啊？」

「放血就是將妳的血脈割開。」

「我的血脈？」

「是呀，妳的血脈——血管。」

「喔，我懂了，」尤瑞黛說着，倒抽一口冷氣。這個念頭不斷的往她腦袋裏鑽——模糊而不確定——醫生要放她的血。不，她寧可做個乖孩子，喝下那瓶邊邊藥。

尤瑞黛懷疑那橘色汁液是種春藥，因為她很清楚地聽到他和艾瑪·艾瑪的談話。她衷心希望那不是使她愛上那個矮胖，裸胸和卷鬚鬚醫生的媚藥才好。不管她身在何處，她看到、聽到或想起的總是與希臘有關的東西。希臘人似乎取得了「愛」的專利權——從愛情之藥到哲學，不一而是。還有媚藥！希臘人真有那麼多愛情嗎？那橘色汁液有種說不出的怪味道。對她頗有效。她覺察到，它能使她平靜，使她恢復愉快。通常她喝完後，頭腦就清楚多了。

坦白說，她曾昏迷不醒。如果她在這兒發現了野蠻人，甚至食人族，她都不會太吃驚。但爲什麼她發現的竟是個歐洲人的殖民地呢？快樂，知足，文化程度高，顯然沒有戰爭的干擾。她突然想到，如果沒有戰爭的陰影，而過一種快樂，無憂和簡單的生活，這也許是現代人可以享有的生活方式，和人類社會理想的可能發展，並能脫離現代文明中自我的複雜和衝突。自從一九七〇年代她出生以來，所聽到的儘是戰爭和戰爭的威脅。這個殖民地是從那裏來的呢？誰策劃的？這個自稱艾瑪·艾瑪的美國女人在這兒幹什麼呢？一切的一切都不太對勁，她覺得身體稍爲好一點時，這種不真實感就消逝，她又回復正常了。但到了半夜，這些疑慮又再度襲來。

她曾讀到過，在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的叢林中的某處德國和奧地利的殖民地，完全被世人所遺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却被幾個飛行員所發現；他們與世隔絕，根本不知道世界大戰這回事。當地的女人被問及最需要的是什麼時？答案竟是一部新的碎肉機，一九五三年，英國當局在馬來亞重新殖民的時候，在叢林中發現一個中國人的殖民地，已經遺世獨立了二百餘年，他們只約略聽祖先們談起過大海，他們仍讀論語的手抄本。希特勒投降後，一艘德國潛水艇連船員一起失蹤

了。十五年後，人們才發現他們已在一個遙遠的太平洋小島上建立了殖民地，與當地土女結婚成家，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也毫不關心。也許泰諾斯就是這種奇異的殖民地之一吧，在戰亂的環境中形成，完全被世人所遺忘。

是的，她知道自己沒毛病。身心完整無傷，只不過受了最近事件的驚嚇，和在這島上所見男女的穿着和風俗，再加上保羅的死，這一切使她一時承受不了而已。這裏的生活方式與她以前所熟悉的生活截然不同，難免給她帶來古怪，不穩的印象。也可以說此地的秩序和平，太令人不解。她仍需要一段時間來恢復自己，再找到自己的方向。

說不定她發現泰諾斯，會有一番新奇和刺激的遭遇呢？

第二章

她還沒有完全復原。躺在床上，她試着將過去幾天來所發生的事，一件一件的拼湊起來。

「卡美，卡塞，卡太」，她記得自己病重時，躺在床上不斷的重覆這幾個字。葬禮的儀式，音樂，歌舞，身穿白袍，頭蓋白紗，和袒胸露肩的美女——非人世所有的七弦琴聲，彷彿來自陰間的迷人樂曲，還有琵琶和小提琴的聲音——這些片片斷斷的影像，模模糊糊飄過她的腦際，像夢境般不真實。怎麼會有小提琴呢？是誰帶來的？自然不是遇難的水手；也不會是逃避原子彈的難民；在匆忙中將它收拾起來的。她學過希臘文，離開大學後就全忘了，也許是藏起來了，現在却有小部份自她潛意識中浮現。在大學唸過的希臘文中，這串字特別縈繞在心頭——卡美，卡塞，卡太。她喜歡這串字。我靜靜躺着——你靜靜躺着——他靜靜躺着。聽起來好慵懶，好迷人。她曾在禮拜天早上，懶在床上直到十一點，反覆的唸着這幾個字，心裏有種奢侈的感覺。那時候，她和她的同學老愛說：「我瞌睡兮兮的。」她們的意思就是昏昏欲睡。

只不過是四、五天前，她還是芭芭拉·梅瑞克。她和保羅同在智利村莊的一個孤立前哨站工作。他們的工作有時需駕機在空中，以四方格的模式測量這一帶所有的陸地和海洋。這個工作逐

漸變得單調、機械化，後來還顯得愚昧。當然，在這地區沒有島嶼——有的只是幾千萬方哩的海水。有一次，他們飛行到三千呎的高空。下面的海洋密佈着泡沫般的雲層，能見度很低。從雲縫中，只看見一片片紫藍的水面。爲了安全的理由，保羅堅持這個高度。他們木然地拍了幾張照片。在同聖菲利浦的途中，他們發現其中有張照片上，有極暗的陰影露在雲層間，可能是林地或水面，四周是海岸線，突出在一圈色澤較淺的陰影中。在濃黑的部分，有些很小的白色直線，分佈在三、四個不同的點上，那可能是某種石造的房屋。如果那是個小島，甚至可能是能住的或已有住的小島，也是他們日漸煩悶工作中最刺激的一大發現。他們可有些新鮮報告送給世界糧食健康部了。當然，非等到他們完全證實了他們的發現，他們是不會對任何人提起的。

尤瑞黛清晰的記得，那夜他們起飛的時候相當興奮，如果小島確實存在，他們將在第二天太陽下山前飛過該島。第二天，當亞熱帶的太陽在他們面前緩緩沉下海面時，他們抵達了。起先是一陣興奮，然後是一陣迷惑和恐懼。上面也許有食人族呢。尤瑞黛記得保羅調整了他的安全帶，還將手槍的板機扣上了。那樣子看來蠻好笑的。保羅不是軍人；他是個科學家。他低飛了三小時，繞着小島轉了又轉。從飛機上，這個島看來像扒着的章魚，傷了手脚，有著鋸齒狀的海岸線，部份外緣有更小的島嶼圍繞着。西邊和南邊有珊瑚礁羅列着。小島本身是一大片的林地和牧草，中間是一座平滑的圓形石峯，相當高，在西沉的夕陽下閃着紅紫色的光輝。

毫無疑問，小島有人住。上面有白色的小屋，一些大點的方形建築，充滿廊柱，是由凝灰岩造成的。他們訝異極了。拿不定主意。小島不該在這兒的。房子多少說明了某種程度的人類文明

，一種未曾聽說過的文明。然後，在飛第二圈的時候，他們又發現在海岸外停着幾艘漁船。但是，雖有這些跡象，這小島却一片死寂。城中心掩蓋在叢生的植物中，並未引起他們的注意。保羅決定低飛，來把全島的人吵出來，看他們尖叫着跑向戶外。結果似乎連一個活人也沒有。

他們決定在礁湖岸邊降落。他們毅然發現，竟有成堆的屍體散佈在沙灘上。飛機的引擎以緩下降之勢呼轉動着，試探性的掠過水面，準備一看見林中有子彈或長矛射出時，他們就飛走。他們安靜地着陸，眼睛望着四周，耳朵保持警覺。一片死寂。他們繼續留在機艙中，隨時等待任何事情的發生。沉默令人費解。居民一定看見他們了。黑暗的灌木叢後面是否有一雙雙眼睛向外偷看呢？保羅疲倦了，尤瑞黛的心像村子裏的幫浦一樣，卜卜直跳。顯然沒人注意到他們。

夜色降臨島上，帶來了虛偽的安全感。無論如何，他們很高興被仁慈的夜所掩護。他們得做些什麼，他們也實在太累了。誰知道呢？也許島上的居民很友善。慢慢地，他們壯起了膽子從機艙中走出來，呼吸着島上的新鮮空氣。他們無法探險；黑夜中也沒什麼好看的。極目所望之處，一盞燈也沒有。單是這一點就非常奇特。兩人一起在無人的世界裏，默不出聲。保羅突然爆出一陣大笑，尤瑞黛也笑出來了，整個情況把人逼得要發瘋。然後保羅又有意的發出一陣笑聲，其實是一連串的咆哮。保羅害怕了。任何人都會害怕的。島上的居民為何不開一槍什麼的呢？這樣他們至少知道該做什麼——爬回機艙，立刻飛回無邊的夜色之中。

但是什麼都沒有。礁湖水面在溫暖、芳香、半明半暗的亞熱帶的黑夜裏閃着金屬的灰光。那晚，他就在飛機下過了一夜。

保羅把槍帶來真是一件錯誤。尤瑞黛只記得，他們第二天早上站在城市的入口處，離噴泉大約幾百碼，上頭是板樑交錯，樹鬚垂地的紅樹，保羅咻咻的揮飛着手槍，使他的樣子看來可笑。在他們面前，是一羣長着鬚子的半裸男人圍成半圓，其中還有幾個女人。保羅很緊張。尤瑞黛站在他旁邊，可以聽到他粗重而短促的呼吸聲。居民的面孔很陰沉，冷冷的很不高興。

其中一個人，雙手交叉在胸前，狠狠盯着保羅。

「把那玩具放下來！」那人說着很好的英語。

保羅該高興的，可是他並不。也許他是被外表奇異的居民嚇壞了，一些居民穿長袍和涼鞋，有些人穿襯衫和短褲。他還是揮動着他的槍。

「把那玩意兒放下來！」那人又說。

尤瑞黛站得很近，她輕輕地把他手裏的槍放下去。保羅鬆了一口氣，他把要命的武器慢慢放回槍套裏。

但是，無論有沒有槍都不會有多大分別。那人走上前，他們握了手。那人說他叫格魯丘，是美國人。居民們還算客氣，甚至可以說是友善的，一種對不受歡迎的客人的友善。接下來的是一連串問題與回答。保羅向格魯丘解釋他們的身份和正在從事的工作。

這時，一個名叫勞思的人走上前來。他能說流利的英文，而且還帶點學者風味和希臘口音。他們被帶到廣場上，在一家餐館接受招待。他們和勞思和格魯丘一起吃午飯，勞思對他們的工作問了許多問題。侍者送來當地產的紅酒。一大羣男人、女人和小孩擠在廣場上，顯得非常興奮。

他們覺得自己簡直像外星來的怪物一樣。

保羅和尤瑞黛現在放心了，事實上他對這塊殖民地的發現，還顯得相當熱心、相當快樂。格魯丘也變得非常友善了。他說他名叫瑪爾士，是個名喜劇家的兒子。沒人知道他是否在戲弄他們。反正真假也無所謂。格魯丘以前是領航駕駛員，飛機於降落此島時墜毀，他是唯一的生還者。所以他在這裏。他快樂嗎？非常快樂。難道他們沒看見這個地方有那麼多美麗的女孩嗎？

格魯丘，一個肩膀厚實的大塊頭；愛吹牛，話多，友善又虛榮，喜歡在女士面前出風頭。他為她們服務，帶她們逛街。不，他們不該想要離開，在上帝的樂園裏多待幾天又有什麼關係？唉！連阿拉的樂園裏也找不到更美的黑眼女神呢！勞思吩咐酒店主人琪隆說，樓上有間房間，他們可小睡一小時——他們該休息一會兒的，飛了那麼久。午睡之後，他再帶他們到內陸湖去？保羅見過公開的裸浴嗎？他是指地中海式的公浴。喔，他什麼都還沒見過。

尤瑞黛想起她第一次到湖濱的情景。那簡直是一幅活生生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仙子戲水」圖！她幾乎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如果說島上年輕的女孩習慣於裸露上半身，她並不驚奇。可是現在却有六、七個少女在深淺不同的水中嬉戲，全都是一絲不掛的。格魯丘是個游泳好手。

「下來吧！」他在水裏大叫。

午間的悶熱，使清水格外誘人。保羅脫掉衣服，隨他躍入水中。尤瑞黛覺得有趣極了。

過了一會兒，他們就上岸了。有兩、三個女孩也同時上來了，就在高大的松樹下公然的穿起裙子。

「你不覺得該去看看飛機嗎？」尤瑞黛問。
「是的，是該去看看。」

第二章

跟着發生的是一件悲劇，却也是情勢所迫，避免不了的。一切只發生在幾分鐘之間。

保羅和尤瑞黛是無論如何也走不出這小島了。友好的午餐，中午的休息和內陸湖的游泳，全都是事先設計好的，以便讓那兒的人有時間檢查飛機，執行命令。但保羅却是可以不必死的。

尤瑞黛跟着保羅來到飛機停留的岸邊。當他們接近飛機時，聽到一陣亂砍、亂劈的聲音。有一會兒，他們驚駭的躲在灌木叢後望着。毫無疑問的，那些島民正想把飛機弄壞，一面爲了好玩而拆零件，一面破壞其他的部分。亮亮的銀色機身在炙熱的沙地上閃閃發光。他們已破壞了多少？保羅奮不顧身的想去搶救。

「妳在這兒等着。」

保羅衝出叢林，瘋狂的向他們大叫，要他們住手。他開了一槍，一個人立刻倒下。另外兩個人避開亂槍的掃射，躲到另一邊去了。

「回來！保羅，別這樣！」

尤瑞黛在後面追他。她只看到另一邊有好多條腿纏在一起扭打着。又是一聲槍響，一個人應